四庫全書

史部

明儒學案卷十六

餘姚　黄宗羲　撰

江右相傳學案

姚江之學惟江右為得其傳東廓念菴兩峯雙江其選也再傳而為塘南思默皆能推原陽明未盡之意是時越中流弊錯出挾師説以杜學者之口而江右獨能破之陽明之道頼以不墜蓋陽明一生精神俱在江右亦

其感應之理宜也

文莊鄒東廓先生守益附子善　孫德涵　德溥　德泳

文莊歐陽南野先生德

貞襄聶雙江先生豹

文恭羅念菴先生洪先

處士劉兩峯先生文敏

同知劉師泉先生邦采

御史劉三五先生陽附劉印山　王柳川

縣令劉梅源先生曉

員外劉晴川先生魁

主事黄洛村先生弘綱

主事何善山先生廷仁

郎中陳明水先生九川

太常魏水洲先生良弼

解元魏師伊先生良政

處士魏藥湖先生良器

太常王塘南先生時槐

文潔鄧定宇先生以瓚

叅政陳蒙山先生嘉謨

徵君劉瀘瀟先生元卿

學憲萬思默先生廷言

臬長胡廬山先生直

忠介鄒南臯先生元標

給諫羅匡湖先生大紘

中丞宋望之先生儀望

徵君鄧潛谷先生元錫

徵君章本清先生潢

僉憲馮慕岡先生應京

江右相傳學案一

文莊鄒東廓先生守益

鄒守益字謙之號東廓江西安福人九歲從父官於南都羅文莊欽順見而奇之正德六年會試第一廷試第

三授翰林編修踰年丁憂宸濠反從文成建義嘉靖改元起用大禮議起上疏忤旨下詔獄謫判廣德州毀淫祠建復初書院講學擢南京主客郎中任滿告歸起南考功尋還翰林司經局洗馬上聖功圖世宗猶以議禮前疏弗悅也下禮部条勘而止遷太常少卿兼侍讀學士掌南院陞南京國子祭酒九廟災有旨大臣自陳大臣皆惶恐引罪先生上疏獨言君臣交儆之義遂落職閒住四十一年卒年七十二隆慶元年贈禮部右侍郎

謚文莊初見文成於虔臺求表父墓殊無意於學也文成顧日夕談學先生忽有省曰往吾疑程朱補大學先格物窮理而中庸首慎獨兩不相蒙今釋然格致之即慎獨也遂稱弟子又見文成於越留月餘既别而文成念之曰以能問於不能謙之近之矣又自廣德至越文成歎其不以遷謫為意先生曰一官應迹優人隨遇為故事耳文成默然良久曰書稱允恭克讓謙之信恭讓矣自省允克何如先生戄然始悟平日之恭讓不免於

玩世也先生之學得力於敬敬也者良知之精明而不雜以塵俗者也吾性體行於日用倫物之中不分動靜不舍晝夜無有停機流行之合宜處謂之善其障蔽而壅塞處謂之不善蓋一忘戒懼則障蔽而壅塞矣但令無往非戒懼之流行即是性體之流行矣離却戒慎恐懼無從覔性離却性亦無從覔日用倫物也故其言道器無二性在氣質皆是此意其時雙江從寂處體處用工夫以感應用處為效驗先生言其倚於内是裂心體

而二之也彭山惡自然而標警惕先生言其滯而不化
非行所無事也夫子之後源遠而流分陽明之沒不失
其傳者不得不以先生為宗子也夫流行之為性體釋
氏亦能見之第其捍禦外物是非善惡一歸之空以無
礙我之流行蓋有得於渾然一片者而日用倫物之間
條理脈絡不能分明矣麄而不精此學者所當論也先
生青原贈處記陽明赴兩廣錢王二子各言所學緒山
曰至善無惡者心有善有惡者意知善知惡是良知為

善去惡是格物龍溪曰心無善而無惡意無善而無惡知無善而無惡物無善而無惡陽明笑曰洪甫須識汝中本體汝中須識洪甫工夫此與龍溪天泉證道記同一事而言之不同如此戢山先師嘗疑陽明天泉之言與平時不同平時每言至善是心之本體又曰至善只是盡乎天理之極而無一毫人欲之私又曰良知即天理錄中言天理二字不一而足有時説無善無惡者理之靜亦未嘗逕説無善無惡是心體今觀先生所記而

四有之論仍是以至善無惡為心即四有四句亦是緒山之言非陽明立以為教法也今據天泉所記以無善無惡議陽明者盍亦有攷於先生之記乎子善孫德涵德溥德詠善字其號頼泉嘉靖丙辰進士由比部郎藩臬使歷官至太常寺卿德涵字汝海號聚所隆慶辛未進士從祀議起上疏極言文成應祀授刑部主事江陵當國方嚴學禁而先生求友愈急傅慎所劉畏所先後詆江陵皆先生之邑人遂疑先生為一黨以河南僉事

出之御史承江陵意疏論鐫秩而歸未幾卒年五十六

先生受學於耿天臺鄉舉後卒業太學天臺謂公子寒

士一望而知居之移氣若此獨汝海不可辨其為何如

人問學於耿楚倥楚倥不答先生憤然曰吾獨不能自

參而向人求乎反閉一室攻苦至忘寢食形軀減削出

而與楊道南焦弱侯討論久之一旦霅然忽若天牖洞

徹本真象山所謂此理已顯也然賴泉論學於文莊之

教無所走作入妙通玄都成幻障而先生以悟為入門

於家學又一轉手矣德溥字汝光號四山舉進士官至太子洗馬所解春秋逢掖之士多宗之更摒闢宴居覃思名理著為易會自叙非四聖之易而宵壤自然之易又非宵壤之易而心之易其於易道多所發明先生浸浸向用忽而中廢其京師邸寓為霍文炳之故居文炳奄人張誠之奴也以罪籍沒有埋金在屋先生之家人發之不以聞官事覺罪坐先生革職追贓門生為之醵以償穎泉素嚴聞之甚怒先生不敢歸者久之德詠號

瀘水萬歷丙戌進士授行人轉雲南道御史壬辰正月禮科都給事中李獻可公疏請皇長子豫教上怒革獻可為民先生救獻可亦遂革職累疏薦不起先生既承家學守致良知之宗而於格物則別有深悟論者謂淮南之格物出陽明之上以先生之言較之則淮南未為定論也

東廓論學書向來起滅之意尚是就事上體認非本體流行吾心本體精明靈覺浩浩乎日月之常照淵淵乎

江河之常流其有所障蔽有所滞礙掃而決之復見本體古人所以造次於是顛沛於是正欲完此常照常明之體耳與君亮伯光　良知之教乃從天命之性指其精神靈覺而言惻隱羞惡辭讓是非無往而非良知之運用故戒懼以致中和則可以位育擴充四端則可以保四海初無不足之患所患者未能明耳好問好察以用中也誦詩讀書以尚友也前言往行以畜德也皆求明之功也及其明也只是原初明也非合天下古今之明而

增益之也世之没溺於聞見勤苦於記誦正坐以良知為不足而求諸外以增益之故比擬愈密揣摩愈巧而本體障蔽愈甚博文格物即戒懼擴充一個工夫非有二也果以為有二者則子思開卷之首得無舍其門而驟語其堂乎復夏

越中之論誠有過高者忘言絶意之辨向亦駁之及卧病江上獲從緒山龍溪切磋漸以平實其明透警發處受教甚多夫乾乾不息於誠所以致良知也懲忿窒慾遷善改過皆致良知之條目也若

以懲忿之功為第二義則所謂如好好色如惡惡臭已百己千者皆為剩語矣源泉混混以放乎四海性之本體也有所壅蔽則決而排之未嘗以人力加損故曰行所無事若忿慾之壅不加懲窒而曰本體原自流行是不決不排而望放乎海也苟認定懲窒為治性之功而不察流行之體原不可以人力加損則亦非行所無事之旨矣

答聶雙江

明德之明人人完足遇親而孝遇長而弟遇君而忠遇夫婦而別遇朋友而信無往非明德之流

行流行之合宜處謂之善其障蔽而壅塞處謂之不善學問之道無他也去其不善以歸於善而已矣與鮑復之

古人理會利害便是義理今人理會義理猶是利害答甘泉

良知精明處自有天然一定之則可行則行可止則止真是鳶飛魚躍天機活潑初無妨礙初無揀擇所患者好名好利之私一障其精明則糠粃迷目天地為之易位矣答周順之

果能實見敬字面目則即是性分即是禮文又何偏內偏外之患乎若岐性分禮文而二之

則已不識敬何以語聖學之中正乎與方時勉

聖門要旨只在修己以敬敬也者良知之精明而不雜以塵俗也戒慎恐懼常精常明則出門如賓承事如祭故道千乘之國直以敬事為綱領信也者敬之不息者也非敬之外復有信也節用愛人使民以時即敬之流行於政者也先儒謂未及為政得無以修己安百姓為二乎與胡鹿厓

遷善改過即致良知之條目也果能戒慎恐懼常精常明不為物欲所障蔽則即此是善更何所遷即此非

過更無所改一有障蔽便與掃除雷厲風行復見本體其謂落在下乘者只是就事上點檢則有起有滅非本體之流行耳答徐子弼　是非逆順景界猶時有礙乃知聲臭未泯還是形而下學問薛中離語　自其精明之無障謂之智及自其精明之無間斷謂之仁守答徐波石　敬也者良知之精明而不雜以私欲也故出門使民造次顛沛參前倚衡無往非戒懼之流行方是須臾不離與呂涇野

天理人欲同行異情此正毫釐千里之幾從良知精明

流行則文武之好勇公劉太王之好貨色皆是天理若雜之以私欲則桓文之救魯救衛攘夷安夏皆是人欲先師所謂須從根上求生死莫向支流論濁清　有疑聖人之功異於始學者曰王逸少所寫上大人與填硃模者一點一直不能一毫加損　小人之起私意昏迷放逸作好作惡至於穿窬剽刼何徃非心特非心之本體耳水之過顙在山至於滔天襄陵何徃非水然非水之本體矣戒懼以不失其本體禹之所以行水也隄而

過之與聽其壅横而不決不排二者胥失之矣答曾弘之世俗通病只認得個有才能有勲業有著述的聖人不認得個無技能無勲業無著述的聖人與洪峻之近有友人相語曰君子處世只顧得是非不須更顧利害僕答之曰天下真利害便是天下真是非即如舍生取義殺身成仁安得為害而墦肉乞飽壟上罔斷安得為利若論世情利害亦自有世情是非矣與師泉吾輩病痛尚是對景時放過故辨究精博終受用不得須如象山所

云關津路口一人不許放過方是須臾不離之學

與周順之

云商量家事矛盾則有我合同則留情自是對景增減又安能與千聖同堂天地並位誠然誠然至以貨色名利比諸霧靄魑魅則有所未穩形色天性初非嗜慾惟聖踐形只是大公順應之無往非日月無往非郊野鸞凰若一有增減則妻子家事猶為霧靄魑魅心體之損益其能免乎凡人與聖人對景一也無增減是本體有增減是病症今日亦無別法去病症以復本體而已

矣與師泉　兩城有數條相問大意主於収視斂聽一塵不攖一波不興為未發之時當此不攖不興意尚未動吾儒謂之存存存存則意發即誠僕荅之曰収視是誰収斂聽是誰聽即是戒懼工課天德王道只是此一脉所謂去耳目支離之用全圓融不測之神神果何在不睹不聞無形與聲而昭昭靈靈體物不遺寂感無時體用無界苐從四時常行百物常生處體當天心自得無極之真與雙江　天命之性純粹至善昭昭靈靈瞞昧不

得而無形與聲不可覩聞學者於此無從體認往往以
强索懸悟自增障蔽此學不受世態點汚不頼博聞充
拓不須億中測度不可意氣承擔不在枝節點檢亦不
藉著述繼往開來凡有倚著便涉聲臭與郭平泉　世之論
者謂曾子得之以魯子貢失之於敏果若而言則敏劣
於魯矣古人學術須到氣質脫化處方是歸根復命億
則屢中是不免挨傍氣習猶有倚著而戰戰兢兢任重
道遠豈魯者所能了故嘗謂曾子能脫化得魯故卒傳

其宗子貢不能脫化得敏故終止於器與劉兩江　指其明體之大公而無偏也命之曰中指其明體之順應而無所乖也命之曰和一物而二稱世之以中和二致者是靜存動省之說誤之矣以性上不可添戒懼者是猖狂而蹈大方之說誤之也答高仰之　近來講學多是意興於戒懼實功全不著力便以為妨礙自然本體故精神浮汎全無歸根立命處間有肯用戒懼之功者止是點簡於事為照管於念慮不曾從不覩不聞上入微與余柳溪

寂感無二時體用無二界如稱名與字然稱名而字在其中稱字而名在其中故中和有二稱而慎獨無二功令執事毅然自信從寂處體處用工夫而以感應運用處為效驗無所用其力環起而議之無一言當意者竊恐有隱然意見默制其中而不自覺此於未發之中得無已有倚乎倚於感則為逐外倚於寂則為專內雖高下殊科其病於本性均也　來教謂良知是人生一個真種子本無是非可否相對而言是非可否相對此知之

屬氣者不知精明貞純無非無否處將不屬氣否（答雙江）

過去未來之思皆是失却見在工夫不免借此以繫其心緣平日戒懼功疎此心無安頓處佛家謂之胡孫失樹更無伎倆若是視於無形聽於無聲洞洞屬屬精神見在兢業不暇那有閒功夫思量過去理會未來故憧憧往來朋從爾思此是將迎病症思曰睿睿作聖此是見在本體工程毫釐千里（答濮致貽）

陽明夫子之平兩廣也錢王二子送於富陽夫子曰予別矣盍各言所學

德洪對曰至善無惡者心有善有惡者意知善知惡是良知為善去惡是格物畿對曰心無善而無惡意無善而無惡知無善而無惡意無善而無惡夫子笑曰洪甫須識汝中本體汝中須識洪甫工夫二子打併為一不失吾傳矣（青原贈處）

聖門志學便是志不踰矩之學吾儕講學以修德而日用踰矩處乃以小過安之何以協一胸中一有所不安自戒自懼正是時時下學時時上達準四海俟百聖合德合明只是一矩

東廓語録問性固善也惡亦不可不謂之性曰以目言之明固目也昏亦不可不謂之目當其昏也非目之本體矣　吾人以心體得失為吉凶今人以外物得失為吉凶作德日休作偽日拙方見影響不爽奉身之物爭事整飾而自家身心先就破蕩不祥莫大焉　性字從心從生這心之生理精明真純是發育峻極的根本戒慎恐懼養此生理從君臣父子交接處周貫充岀無須臾虧損便是禮儀三百威儀三千　古人發育峻極只

在三千三百充拓不是懸空擔當三千三百只從戒懼真體流出不是枝節檢點　自天子至於庶人皆有中和位育中和不在戒懼外只是喜怒哀樂大公順應處位育不在中和外只是大公順應與君臣父子交接處人倫庶物日與吾相接無一刻離得故庸德之行庸言之謹兢業不肯放過如織絲者絲絲入簆無一絲可斷乃是經綸大經　問諸生平旦之氣奚若曰覺得清明覺得無好惡曰清明者心也而無好惡則有心而無

意清明者知也而無好惡則有知而無物二三子試思之果有無意之心無物之知乎曰平旦之氣湛然虛明杲日當空一物不留曰一物不留却是萬物畢照一物不留是常寂之體萬物畢照是常感之用　濂溪主靜之靜不待動而言恐人誤認故自註無欲此靜字是指人生而靜真體常主宰綱維萬化者在天機名之曰無聲無臭故揭無極二字在聖學名之曰不睹不聞故揭無欲二字天心無言而元亨利貞無停機故百物生聖

心無欲而仁義中正無停機故萬物成知太極本無極則識天道之妙知仁義中正而主靜則識聖學之全戒慎恐懼之功命名雖同而血脈各異戒懼於事識事而不識念戒懼於念識念而不識本體本體戒懼不睹不聞常規常矩常虛常靈則沖漠無朕未應非先萬象森然已應非後念慮事為一以貫之是為全生全歸仁孝之極　問天下事變必須講求曰聖門講求只在規矩規矩矩誠立千方萬圓自運用無窮平天下之要不外

絜矩直至瓊臺方補出許多節目豈是曾子比丘氏疎略欠缺　問格致曰心不離意知不離物而今却分知為內物為外知為寂物為感故動靜有二時體用有二界分明是破裂心體是以有事為點簡而良知却藏伏病痛有趨脫事為而自謂良知瑩徹均之為害道　徐少初謂真性超脫之幾須從無極太極悟入曰其近始悟得此意然只在二氣五行流運中故從四時常行百物常生處見太極禮儀三百威儀三千處見真性方是

一滚出來若隱隱見得真性本體而日用應酬湊泊不得猶是有縫隙在先師有云不離日用常行内直造先天未畫前了此便是下學上達之旨　問博約曰聖門之學只從日用人倫庶物兢兢理會自家真性常令精明流行從精明識得流行實際三千三百彌綸六合便是博文從流行識得精明主宰無形無聲退藏於密便是約禮故亦臨亦保昭事上帝不怨不尤知我其天初無二塗轍　問不覩不聞曰汝信得良知否曰良知精

明真是瞞昧不得曰精明有形乎曰無形曰有聲乎曰無聲曰無形與聲便是不覩不聞瞞昧不得便是莫見莫顯問戒懼曰諸君試驗心體是放縱的是不放縱的若是放縱的添個戒懼却是加了一物若是不放縱的則戒懼是復還本體年來一種高妙開口談不思不勉從容中道精蘊却怕戒懼拘束如流落三家村裡争描畫宗廟之美百官之富於自家受用無絲毫干涉　有若閒思雜念者詰之曰汝自思閒却惡閒思汝自念雜

却惡雜念譬諸汝自醉酒却惡酒醉果能戒懼一念須臾不離如何有工去夫浮思　錢緒山論意見之弊謂良知本體著以意見猶規矩上著以方圓方圓不可得而規矩先裂矣曰此病猶是認得良知麤了良知精明肫肫皜皜不粘帶一物意即良知之運行見即良知之發越若倚於意便為意障倚於見便為見障如秤天平者手勢稍重便是弊端　王泉石云古人開物成務實用須講求得定㡬當局時不失著曰某常看棋譜局局

皆竒只是印我心體之變動不居若執定成局亦受用不得緣下了二三十年棋不曾遇得一局棋譜不如専心致志勿思鴻鵠勿援弓矢盡自家精神隨機應變方是權度在我運用不窮　龍溪曰不落意見不渉言詮如何曰何謂意見曰隱隱見得自家本體而日用湊泊不得是本體與我終為二物曰何謂言詮曰凡問答時言語有起頭處末稍有結束處中間有說不了處皆是言詮所縛曰融此二證如何曰只方是肫肫皜皜實際

程門所云善惡皆天理只過不及處便是惡正欲學者察見天則不容一毫加損雖一毫終不免踰矩此正研幾脈絡 大學言好惡中庸言喜怒哀樂論語言悅樂不愠舍自家性情更無用功處 順逆境界只是晴雨出處節度只是語默此中潔淨無往不潔淨此中粘帶無往不粘帶 問道器之別曰盈天地皆形色也就其不可覩不可聞超然聲臭處指為道就其可覩可聞體物不遺指為器非二物也今人却以無形為道有形

為器便是裂了宗旨喜怒哀樂即形色也就其未發渾然不可覩聞指為中就其發而中節燦然可覩聞指為和今人却以無喜怒哀樂為中有喜怒哀樂為和如何得合人若無喜怒哀樂則無情除非是槁木死灰　天性與氣質更無二件人此身都是氣質用事目之能視耳之能聽口之能言手足之能持行皆是氣質天性從此處流行先師有曰惻隱之心氣質之性也正與孟子形色天性同旨其謂浩然之氣塞天地配道義氣質與

天性一滚出來如何說得論性不論氣後儒說兩件反更不明除却氣質何處求天地之性　良知虚靈晝夜不息與天同運與川同流故必有事焉無分於動静若分動静而學則交换時須有接續雖妙手不能措巧元公謂静而無静動而無動其善發良知之神乎

穎泉先生學者真有必求為聖人之心則即此必求一念是作聖之基也　和靖謂敬有甚形影只収斂身心便是主一如人到神祠中致敬時其心収斂更著不得

毫髮事非主一而何此最得濂洛一脉　學莫要於識仁仁人心也吾人天與之初純是一團天理後來種種嗜慾種種思慮雜而壞之須是默坐澄心久久體認方能自見頭面子曰默而識之識是識何物謂之默則不靠聞見不倚知識不藉講論不涉想像方是孔門宗旨方能不厭不倦是故必識此體而後操存涵養始有著落　學莫切於敦行仁豈是一個虛理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無一而非仁也知事外無仁仁體時時流貫則日

用之間大而人倫不敢以不察小而庶物不敢以不明人何嘗一息離却倫物則安可一息離却體仁之功一息離便非仁便不可以語人矣顔子視聽言動一毫不雜以非禮正是時時敦行時時善事吾心　先儒謂學成於靜此因人馳於紛擾而欲其收斂之意若究其極則所謂不覩不聞主靜之靜乃吾心之真本不對動而言也即周子所謂一程子所謂定時有動靜而心無動靜乃真靜也若時而靜存時而動察乃後儒分析之說

細玩子在川上章可自見矣　孔子謂苟志於仁無惡也若非有此真志則終日縈縈皆是私意安可以言過

李卓吾倡為異說破除名行楚人從者甚衆風習為之一變劉元卿問於先生曰何近日從卓吾者之多也曰人心誰不欲為聖賢顧無奈聖賢礙手耳今渠謂酒色財氣一切不礙菩提路有此便宜事誰不從之　夫子謂能見其過而內自訟者為鮮蓋真能見過則即能見吾原無過處真能自訟則常如對獄獄吏句句必求

以自勝矣但人情物理不遠於吾身苟能反身求之又何齟齬困衡之多蓋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則人我無間其順物之來而毋以逆應之則物理有不隨我而當者乎　格致之功乃曾子發明一貫之傳天下萬事萬物莫不原於吾之一心此處停妥不致參差即是大公之體以此隨事應之無所增損起滅即是順應之流行矣　所諭應事接動容貌出辭氣正顏色莫非以此貫之

物惟求本心安妥便行否雖違衆勿恤學能常常如是

本心時時用事久之可造於誠世有真實見美者吾因之以加勉有以迂闊見誚者吾不因之而稍改何也學所以求自信而已非為人也然所謂本心安妥更亦當有辨真無私心真無世界心乃為本心從此安妥乃為真安妥不然恐夾帶世情夾帶習見未可以語本心安妥也　夫為吾一身之主為天地萬物之主孰有外於心所以握其主以主天地萬物孰有過於存心非我公反身體貼安能言之親切若此第存心莫先於識心識

心莫先於靜所謂心固不出乎腔子裏然退藏於密者此也彌滿於六合者亦此也所謂識固始於反觀默認然淨掃其塵念而自識其靈明之體可也識此靈明之呈露而不極深研窮以得其全體不可也所謂存固始於靜時凝結然屋漏此操存之功也友君子亦此操存之功也所謂靜亦有二有以時言者則動亦定靜亦定之動靜是也有以體言者則不對動說寂以宰感翕聚以宰發散無時不凝結亦無時融釋所謂無欲故靜即

程門之定是也若曰有嗜静處則能必其無厭動處也若曰常在裏面停停當當則方其在外時又何者在裏面耶心者天下至神至靈者也存心者握其至神至靈以應天下之感者也苟認定吾靈明之相而未盡吾真體之全即不能免在内在外之疑苟分存心與應務為二時即不能免静時凝結動時費力之疑願公不以其所已得為極至而深識此心之全體盡得存心之全功則自有渙然氷釋者矣　學不明諸心則行為支明不見

諸行則明明為虛明者明其所行也行者行其所明也故欲明吾孝德非超悟乎孝之理已也真竭吾之所以事父者而後孝之德以明欲明弟德非超悟乎弟之理已也真盡吾之所以事兄者而後弟之德以明舜為古今大聖亦唯曰明於庶物察於人倫舍人倫庶物無所用其明察矣若本吾之真心以陳說經史即此陳說即行其所明也安可以為逐物本吾之真心以習禮講小學即此講習即行其所明也安可以為末藝然今世所謂

明心者不過悟其影響解其字義耳果超果神者誰與若能神解超識則自不離日用常行矣故下學上達原非二時分之即不可語達即不可以語學故曰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是丘也作與語固為行止為黙亦為行人一日何時可離行耶行本重黙實不在明之外也

所謂將來學問只須慎獨不須防檢而既往愆尤習心未退當何以處之夫吾之獨處純然至一無可對待識得此獨而時時慎之又何愆尤能入習心可發耶但

吾輩習心有二有未能斷絶其根而目前暫却者此病尚在獨處獨處受病又何慎之可言有既與之斷絶而舊日熟境不覺竊發者於此處覺悟即為之掃蕩為之廓清亦莫非慎之之功譬之醫家急治其標亦所以調攝元氣譬之治水雖加疏鑿決排亦莫非順水之性見獵有喜心正見程子用功密處非習心之不去也人一能之已百之人十能之已千之此正是困勉之功安可以為著意但在本體上用雖困且苦亦不以言防檢今世

之防檢者亦有熟時不可以其熟時為得操存之要何如何如程門慎獨之旨發於川上正是不舍晝夜之幾非禮勿視聽言動時時在禮上用力即慎獨也時時是禮時時無非禮安論境界試淺言之雖嚮晦宴息吾心亦烱然不昧吾耳目身口亦不能離亦安有無視聽言動之時雖在夢中有呼即醒何嘗俱入於滅易所謂寂者指吾心之本體不動者言也非指閒靜之時也工夫只是一個故曰通乎晝夜之道而知在知處討分曉不

在境上生分别　承示元城之學力行七年而後成上蔡别程子數年始去一矜字何其難子曰欲仁斯仁至又何其易切問也夫仁何物也心也心安在乎吾一時無心不可以為人則心在吾與生俱生者也求吾之與生俱生者安可以時日限試自驗之吾一念真切惟求復吾之真體則此欲仁一念已渾然仁體矣何有於妄何處覓矜無妄無矜非仁體而何至於力行之熟消融之盡則不能不假以歲月耳今高明既信我夫子欲仁

仁至之語則即此處求之足矣不必更於古人身上生疑斯善求仁矣

聚所先生令人只説我未嘗有大惡的事未嘗有大惡的念頭如此為人也過得不知日間昏昏憒憒如醉如夢便是大惡了天地生我為人豈徒昏憒天地間與蟲蟻並活已耶　諸生夜侍劉思徵問曰堯舜之心至今在其説如何先生曰汝知得堯舜是聖人否曰知之曰即此便是堯舜之心在時李肖岑大行在坐謂諸生曰堯

舜之道孝弟而已矣人孰不曉得父母當孝兄弟當弟這點心即盜蹠亦是有的但人都是為氣欲蔽了不能依著這心行去先生謂諸生曰汝信得及否諸生對曰信得先生曰這個心是人人都有的是人人都做得堯舜的世人却以堯舜的心去做盜蹠的事圖小小利欲是猶以千金之璧而易壺飡也可惜　李如真述前年至楚侗先生家與其弟楚悾同寢九日數叩之不語及將行時楚悾乃問曰論語上不曰如之何如之何汝平

曰如何解如真對以為我今日不逺千里特來究證亦可謂如之何如之何矣子全無一言相教耶楚悾曰汝到不去如之何如之何又教我如之何先生甚歎其妙凡至會者輙以此語之一友云若行得路正他如之何如之何便好若路不正就是如之何如之何也無用先生笑曰只是不曰如之何如之何若曰如之何如之何路道是不會差了一友呈其見解之先生曰解得不中用只是要如之何如之何就是　問自立自達曰自立

是卓然自立於天地間再無些倚靠人推倒他不得如太山之立於天地間任他風雷俱不能動這方是自立既自立了便能自達再不假些幇助停滯他不得如黄河之决一瀉千里任是甚麽不能沮他這方是自達若如今人靠著聞見的聞見不及處便被他推倒了沮滯了小兒行路須是倚墻靠壁若是大人須是自行凡工夫有間只是志未立得起然志不是凡志須是必為聖人之志若不是必為聖人之志亦不是立志若是必為

聖人之志則凡行得一件好事做得一上好工夫也不把他算數　一友言已教姪在聲色上放輕些先生曰我則異於是我只勸他立志向學若勸得他向學之志重了他於聲色上便自輕不待我勸昔孟子與齊王好樂而曰好樂甚則齊其庶幾乎於好勇則曰請好大勇曰好貨就曰好貨也好只要如公劉之好貨曰好色曰好色也好只要如太王之好色令人若聽見說好貨好色便就說得好貨色甚不好了更轉他不得令人只說

孟子是不得已遷就的話其實不知孟子　先生謂康曰為學只要信得人皆可以為堯舜一句康曰近來亦信得及只是無長進曰試言信處何如康曰只一念善處便是堯舜曰如此却是信不及矣一日之中善念有幾却有許多時不是堯舜了只無不善處便是堯舜康曰見在有不善處何以是堯舜曰只曉得不善處非堯舜而何　先生問康曰近日用功何如康曰靜存曰如何靜存康曰時時想著個天理曰此是人理不是天理

天理天然自有之理容一毫思想不得所以陽明先生
說良知是不慮而知的易曰何思何慮顔淵曰如有所
立卓爾說如有非真有一件物在前本無方體如何可
以方體求得倒是如今不曾讀書人有人指點與他他
肯做還易得緣他止有一個欲障讀書的人又添了一
個理障更難擺脱你只静坐把念頭一齊放下如青天
一般絶無一點雲霧作障方有會悟處若一心想個天
理便受他纏縛非唯無益而反害之書曰人心唯危道

心唯微你今想個天理反添了這個人心自家常是不安的若無道心無聲無臭容意想測度不得容意想測度又不微了中庸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怒而無有作惡喜而無有作好所謂情順萬事而無情心普萬物而無心無動無靜方是工夫的當處譬之鏡然本體光明妍來妍照媸來媸照鏡裏原是空的沒有妍媸你今如此就謂之作好康曰如此莫落空否曰不要怕空果能空得自然有會悟處康曰如此恐流於佛學也曰

空亦不同有一等閒人的空他的空是昏昏懵懵胷中全沒主宰纔遇事來便被推倒如醉如夢虛度一生有異教家的空是有心去做空事物之來都是礙他空的一切置此心於空虛無用之地有吾儒之空如太虛一般日月風雷山川民物凡有形色象貌俱在太虛中發用流行千變萬化主宰常定都礙他不得的即無即有即虛即實不與二者相似康曰康初亦從空上用功只緣不識空有三等之異多了這個意見便添一個理障

今已省得此意當下却空不來曰這等工夫原急不得今日減得些明日又減得些漸漸減得去自有私意淨盡必如太虚曰子忙不得如此又是助長又是前病復發了　康問孟子云必有事焉須時時去為善方是即平常無善念時無惡念時恐也莫不得有事否先生曰既無惡念便是善念更又何善念却又多了這分意思康曰亦有惡念發而不自知者先生曰這點良知徹頭徹尾無始無終更無有惡念發而不自知者今人錯解良

知作善念不知知此念善是良知知此念惡亦是良知知此無善念無惡念也是良知常知便是必有事焉其不知者非是你良知不知却是你志氣昏惰了古人言曰清明在躬志氣如神豈有不自知的只縁清明不在躬耳你只去責志如一毫私欲之萌只責此志不立則私欲便退聽所以陽明先生責志之説最妙　先生謂康曰人之有是四端猶其有是四體信得及否康對曰康今説信得只是口裏信得不是心裏信得縁未思量

一番未敢便謂信得先生曰倒不要思量大抵世學之病都是揣摩影響如猜拳一般聖門若顏子便是開拳見子箇數分明且汝今要囘須要討個分明半明半暗不濟得事康默自省有覺因對曰只因老師之問未實體認得便在這裏痛恐便是惻隱之心愧其不知恐便是羞惡之心心中肅然恐便是恭敬之心心中辨决有無當否恐便是是非之心即此一問四端盡露直如人之有四體一般但平日未之察耳先生喜曰這便是信

得及了康又曰四端總是一端全在是非之心上惻隱知其為惻隱羞惡知其為羞惡恭敬知其為恭敬若沒是非之心何由認得亦何由信得此便是良知擴而充之則致矣先生曰會得時止說惻隱亦可說羞惡亦可說恭敬亦可　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有所見便不是道百姓之愚沒有這見却常用著他只不知是道所以夫子曰中庸不可能也中是無所倚著庸是平常的道理故孟子言孝未嘗以割股廬墓底却曰

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言弟則曰徐行後長者謂之弟今人要做忠臣的只倚著在忠上便不中了為此驚世駭俗之事便不肅了自聖人看來他還是索隱行怪縱後世有述聖人必不肯為徃年有一友問心齋先生云如何是無思而無不通先生呼其僕即應命之取茶即捧茶至其友復問先生曰才此僕未嘗先有期我呼他的心我一呼之便應這便是無思無不通是友曰如此則滿天下都是聖人了先生曰却是日用而不知有

時懶困著了或作詐不應便不是此時的心陽明先生一日與門人講大公順應不悟忽同門人遊田間見耕者之妻送飯其夫受之食食畢與之持去先生曰這便是大公順應門人疑之先生曰他却是日用不知的若有事惱起來便失這心體所以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赤子是個真聖人真正大公順應與天地合德日月合明四時合序鬼神合吉凶底　一友謂知人最難先生劈畫一仁字且曰這個仁難知須是知得這個仁才

知得那個人是友駭問先生曰惟仁人能好人能惡人是友悚然　有問仁體最大近已識得此體但静時與動時不同似不能不息曰爾所見者妄也所謂仁者非仁也似此懸想乃背於聖門默識之旨雖勞苦終身不能彀一日不息夫識仁者識吾身本有之仁故曰仁者人也今爾所見是仁自仁而人自人想時方有不想即無静時方明纔動即昏豈有仁而可離者哉豈有可離而謂之仁哉故不假想像而自見者仁也必俟想像而

後見者非仁矣不待安排佈置而自定者仁也必俟安排佈置而後定者非仁矣無所為而為者仁也有所為而為者非仁矣不知為不知者仁也强不知以為知者非仁矣與吾身不能離者仁也可合可離非仁矣不妨職業而可為者仁也必棄職業而後可為者非仁矣時不可息者仁也有一刻可息非仁矣處處皆可體者仁也有一處不可體者非仁矣人皆可能者仁也有一人不可能者非仁矣孔子曰道二仁與不仁而已矣出

乎此則入乎彼一日不識仁便是一日之不仁一時不識仁便是一時之不仁不仁則非人矣仁則不外於人矣識仁者毋求其有相之物惟反求其無相者而識之斯可矣　先生曰言思忠事思敬只此便是學一友曰還要本體曰又有甚麽本體忠敬便是本體若無忠敬本體在何處見得吾輩學問只要緊切空空說個本體有何用所以孟子曰無為其所不為無欲其所不欲如此而已矣更有甚麽人人有個不為不欲的人只要尋

究自家那件是不為不欲的不為不欲他便了　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人只行些好事而不思索其理則習矣而不察終是昏昏懵懵全無一毫自得意思做成一個冥行的人人只思索其理而不著實去行懸空思索終是無有真見不過窺得些影響做成一個妄想底人所以知行要合一　看人太俗是學者病痛

問如何是本心曰即此便是又問如何存養曰常如此便是　有疑於當下便是之説者乃舉孟子之擴充為

問先生曰千年萬年只是一個當下信得此個當下便信得千個萬個常如此際有何不仁不義無禮無智之失孟子所謂擴充即子思致中和之致乃是無時不然不可須臾離意思非是從本心外要加添些子加些子便非本心恐不免有畫蛇添足之病　實踐非他解悟是已解悟非他實踐是已外解悟無實踐外實踐無解悟外解悟言實踐者知識也外實踐言解悟者亦知識也均非帝之則均非戒慎之旨

四山論學今世覓解脫者宗自然語及問學輙曰此為法縛耳顧不識人世種種規矩範圍有欲離之而不能安者此從何來愚以為離却戒慎恐懼而言性者非率性之旨也今世慕歸根者守空寂語及倫物輙曰此謂義襲耳顧不識吾人能視能聽能歡能戚者又是何物愚以為離却喜怒哀樂而言性者非率性之旨也今世取自成者務獨學語及經世輒曰此逐情緣耳顧不識吾人覩一民之傷一物之毀惻然必有動乎中此又孰

使之者愚以為離却天地萬物而言性者非率性之旨也

瀘水先生思成求正草君子之於人也虛心而照平情而應使其可容者自容不可容者自不能容不以察與焉而已若作意以含容為量則恐打入世情隊裡膠結不解吾將不為君子所容矣　天地鬼神遇事警畏然恐在禍福利害上著脚終涉疎淺古人亦臨亦保若淵若氷不論有事無事一是恂慄本來作主　古人以天

地合德為志故直從本體亦臨亦保不使一毫自私用智沾帶掛根令人以世情調適為志故止從事為安排佈置終不能於不覩不聞上開眼立身總之一達而上下分途　君子只憑最初一念自中天則若就中又起一念搬弄伎倆即無破綻終與大道不符　今世學者登壇坫但曰默識曰信曰聞曰參以為不了義諦夫參之為言從二氏而後有不必言也顧為識為信為聞就而質之究竟不過參之之義吾以為總以人情世變毫

無著落此等論且放下須近裡著已求之中庸以未發之中言性而必冠之以喜怒哀樂孟子言性善而必發於惻隱羞惡四端則知曰性曰情雖各立名而無分段故知莫見莫顯亦無非不覩不聞而慎獨之功即從戒懼抽出言之蓋未有獨處致慎而不為戒慎恐懼者此聖學所以為實也陽明洞見此者特提致知而又恐人以意識為知又點出一良字蓋以性為統理而知則其靈明發端處從良覔知則知不離根從致完良則功不後

時此正慎獨關鍵吾人但當依此用功喜怒哀樂歸於中節而不任已惻隱四端一任初心而不轉念則一鍼一血入聖更復何疑　公以求仁為宗旨而云無事不學無學不證諸孔氏弟不知無所事之時何所為學而應務酬酢之繁又不妨一一證諸孔氏而學之躊躇倉皇反覺為適為固起念不化此將何以正之與徐魯源

明儒學案卷十六

明儒學案卷十七

餘姚　黄宗羲　撰

江右相傳學案二

文莊歐陽南野先生德

歐陽德字崇一號南野江南泰和人甫冠舉鄉試從學王文成於虔臺不赴春官者二科文成呼為小秀才登嘉靖二年進士第知六安州遷刑部員外郎改翰林院

編修踰年遷南京國子司業南京尚寶司卿轉太僕寺少卿尋出為南京鴻臚寺卿丁父憂服除起原官疏乞終養不許遷南京太常寺卿尋召為太常卿掌祭酒事陞禮部左侍郎改吏部兼翰林院學士掌詹事府事毋卒廬墓服未闋名拜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直無逸殿三十三年三月二十一日卒於官年五十九贈太子少保謚文莊先生立朝大節在國本尤偉彼時上諱忌儲貳之事蓋中妖人陶仲文二龍不相見之說故自莊

敬太子旣薨不欲舉行册立二子並封為王先生起宗伯即以為言不報會詔二王婚於外府先生言昔太祖以父婚子諸王皆處禁中孝宗以兄婚弟諸王始皆出府令事與太祖同宜如初制行之上不可令二王出居外府先生又言會典醮詞主醮則曰承宗分藩則曰承家今其何所適從上不悦曰旣云王禮自有典制可遵如若所言則何不竟行册立也先生即具册立東宫儀注以上上大怒二王行禮訖無軒輊穆宗之母康妃死

先生上喪禮儀注一依成化中紀淑妃故事紀淑妃者孝宗之母也上亦不以為然以諸妃禮葬之先生據禮守義不奪於上之喜怒如此宗藩典禮一裁以義又其小小者爾先生以講學為事當是時士咸知誦致良知之說而稱南野門人者半天下癸丑甲寅間京師靈濟宮之會先生與徐少湖聶雙江程松溪為主盟學徒雲集至千人其盛為數百年所未有羅整菴不契良知之旨謂佛氏有見於心無見於性故以知覺為性今言吾

心之良知即是天理亦是以知覺爲性矣先生申之曰知覺與良知名同而實異凡知視知聽知言知動皆知覺也而未必其皆善良知者知惻隱知羞惡知恭敬知是非所謂本然之善也本然之善以知爲體不能離知而別有體蓋天性之真明覺自然隨感而通自有條理是以謂之良知亦謂之天理天理者良知之條理良知者天理之靈明知覺不足以言之也整菴難人之知識不容有二孟子但以不慮而知者名之曰良非謂別有

一知也今以知惻隱羞惡恭敬是非為良知知視聽言動為知覺殆如楞伽所謂真識及分别事識者先生申之曰非謂知識有二也惻隱羞惡恭敬是非之知不離乎視聽言動而視聽言動未必皆得其惻隱羞惡之本然者故就視聽言動而言統謂之知覺就其惻隱羞惡而言乃見其所謂良者知覺未可謂之性未可謂之理知之良者乃所謂天之理也猶之道心人心非有二心天命氣質非有二性也整菴雖誤認良知為天理則於

天地萬物之理一切置之度外更不復講無以達夫一貫之妙先生申之曰良知必發於視聽思慮視聽思慮必交於天地人物天地人物無窮視聽思慮亦無窮故良知亦無窮離却天地人物亦無所謂良知矣然先生之所謂良知以知知是知非之獨知為據其體無時不發非未感以前別有未發之時所謂未發者蓋即喜怒哀樂之發而指其有未發者是已發未發與費隱微顯通為一義當時同門之言良知者雖有淺深詳略之不同

而緒山龍溪東廓洛村明水皆守已發未發非有二候致和即所謂致中獨聶雙江以歸寂為宗工夫在於致中而和即應之故同門環起難端雙江往復良苦後遇念菴則雙江不自傷其孤子矣蓋致良知宗旨陽明發於晚年未及與學者深究然觀傳習録云吾昔居滁時見諸生多務知解無益於得姑教之静坐一時窺見光景頗収近效久之漸有喜静厭動流入枯槁之病故邇來只説致良知良知明白隨你去静處體悟也好隨你

去事上磨鍊也好良知本體原是無動無靜的此便是學問頭腦其大意亦可見矣後來學者只知在事上磨鍊勢不得不以知識為良知隂流密陷於義襲助長之病其害更甚於喜靜厭動蓋不從良知用功只在動靜上用功而又只在動上用功於陽明所言分明倒却一邊矣雙江與先生議論雖未歸一雙江之歸寂何嘗枯槁先生之格物不墮支離發明陽明宗旨始無遺憾兩不相妨也

南野論學書靜而循其良知也謂之致中中非靜也動而循其良知也謂之致和和非動也葢良知妙用有常而本體不息不息故常動有常故常靜常動常靜故動而無動靜而無靜答陳盤溪

來教若只說致知而不說勿忘勿助則恐學者只在動處用功夫知忘助者良知也勿忘助者致良知也夫用功即用也用即動也故不動而敬不言而信亦動也雖至澄然無際亦莫非動也動而不動於欲則得其本體之靜非外動而別有靜也

古人之學只在善利之間後來學者不知分善利於其心而計較揣量於形迹文為之麄紛紛擾擾泛而無歸故宋儒主静之論使人反求而得其本心今既知得良知更不須論動静矣夫知者心之神明知是知非而不可欺者也君子恒知其是非而不自欺致知也故無感自虛有感自直所謂有為為應迹明覺為自然也是之謂静若有意於静其流將有是内非外喜静厭擾如横渠所謂累於外物者矣　見聞知識真妄錯雜者誤認

以為良知而疑其有所未盡不知吾心不學而能不慮而知之本體非見聞知識之可混而見聞知識莫非妙用非有真妄之可言而真妄是非輕重厚薄莫非有自然之知也　夫良知不學而能不慮而知故雖小人閒居為不善無所不至者其見君子而厭然亦不可不謂之良知雖常人恕已則昏者其責人則明亦不可不謂之良知苟能不欺其知去其不善者以歸於善勿以所惡於人者施之於人則亦是致知誠意之功即此一念

可以不異於聖人答劉道夫

來教謂動中求靜順應不擾殆有見於動中之靜求不擾於應酬之中而未究夫無動無靜之良知也夫良知無動無靜故時動時靜而不倚於動靜君子之學循其良知故雖疲形餓體而非勞也精思熟慮而非煩也問察辨說而非聒也清靜虛澹而非寂也何往而不必逸何往而不日休故學貴循其良知而動靜兩忘然後為得答周陸田

記中反覆於心性之辨謂佛氏有見於心無見於性故以知覺為性又舉

傳習録云吾心之良知即所謂天理也此言亦以知覺為性者某常聞知覺與良知名同而實異凡知視知聽知言知動皆知覺也而未必其皆善良知者知惻隱知羞惡知恭敬知是非所謂本然之善也本然之善以知為體不能離知而别有體蓋天性之真明覺自然隨感而通自有條理者也是以謂之良知亦謂之天理天理者良知之條理良知者天理之靈明知覺不足以言之也辨整菴困知說

謂人之知識不容有二孟子但以不慮而

知者名之曰良非謂別有一知也今以知惻隱羞惡恭敬是非為良知知視聽言動為知覺殆如楞伽所謂真識及分別事識者某之所聞非謂知識有二也惻隱羞惡恭敬是非之知不離乎視聽言動而視聽言動未必皆得其惻隱羞惡之本然者故就視聽言動而言統謂之知覺就其惻隱羞惡而言乃見其所謂良者知覺未可謂之性未可謂之理知之良者蓋天性之真明覺自然隨感而通自有條理乃所謂天之理也猶之道心人

心非有二心天命氣質非有二性源頭支流非有二水先儒所謂視聽思慮動作皆天也人但於其中要識得真與妄耳良字之義正孟子性善之旨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纔說性時便有知覺運動性非知則無以為體知非良則無以見性性本善非由外鑠故知本良不待安排曰不慮而知者其良知猶之曰不待安排者其良心擴而充之以達之天下則仁義不可勝行楞伽之真識宜不得比而同之矣　謂有物必有則故學必先於

格物今以良知為天理乃欲致吾心之良知於事物則道理全是人安排出事物無復有本然之則矣某竊意有耳目則有聰明之德有父子則有慈孝之心所謂良知也天然自有之則也視聽而不以私意蔽其聰明是謂致良知於耳目之間父子而不以私意奪其慈孝是謂致良知於父子之間是乃循其天然之則所謂格物致知也舍此則無所據而不免於安排布置遠人以為道矣

意與知有辨意者心之意念良知者心之明覺

意有妄意有私意有意見所謂幾善惡者也良知不覩不聞莫見莫顯純粹無疵所謂誠無為者也學者但從意念認取未免善惡混淆漫淫失真誠知所謂良知而致之毋自欺而求自慊則真妄公私昭昭不昧何至於誤認意見任意所適也哉答徐少湖

良知上用功則動靜自一若動靜上用功則見良知為二不能合一矣答問

格致誠正即是養孟子言養氣亦只在慊於心上用功慊於心即是致良知後世所謂養却只守得個虛靜習

得從容與聖賢作用處天懸地隔　良知乃本心之真誠惻怛人為私意所雜不能念念皆此真誠惻怛故須用致知之功致知云者去其私意之雜使念念皆真誠惻怛而無有虧欠耳孟子言孩提知愛知敬亦是指本心真誠惻怛自然發見者使人達此於天下念念真誠惻怛即是念念致其良知矣故某嘗言一切應物處事只要是良知蓋一念不是良知即不是致知矣答胡仰齋

理一分殊渾融之中燦然者在親疎内外皆具於天地

萬物一體之心其有親疎内外之分即本體之條理天理之流行吾心實未嘗有親疎内外之分也苟分别彼此則同體之心未免有間而其分之殊者皆非其本然之分矣答王克齋

兄謂近時學者往往言良知本體流行無所用力遂至認氣習為本性不若説致知功夫不生弊端鄙意則謂今之認氣習為本性者正由不知良知之本體不知良知之本體則致知之功未有靠實可據者故欲救其獘須是直指良知本體之自然流行而無

用力者使人知所以循之然後為能實用其力實致其知不然却恐其以良知為所至之域以致知為所入之途未免岐而二之不得入門内也如好善惡惡亦是徹上徹下語循其本體之謂善背其本體之謂惡故好善惡惡亦只是本體工夫本體流行只是好善惡惡答陳明水

學者誠不失其良心則雖種種異說紛紛緒言譬之吴楚閩粤方言各出而所同者義苟失其良心則雖字字句句無二無别於古聖猶之孩童玩戲粧飾老態語

笑步趨色色近似去之益遠答馬問菴　覺則無病可去患在於不覺耳常覺則常無病常存無病之心是真能常以去病之心為心者矣答高公敬　中離懲忿窒慾為第二義亦是為志未徹底徒用力於忿慾者而發人心無聲無臭一旦不可得而見豈有二義三義也　來教謂人心自靜自明自能變化自有條理原非可商量者不待著一毫力又謂百姓日用不起一念不作一善何嘗鶻突無道理來又謂今世為學用功者茍非得見真體要

皆助長必不得已不如萬緣放下隨緣順應又謂人志苟真必不至為惡不勞過為猜防皆日新之語答王士官

大學言知止止者心之本體亦即是工夫苟非一切止息何縁得定静安固便將見前酬應百慮認作天機活潑何啻千里寄雙江

大抵學不必過求精微但麄重私意斷除不淨真心未得透露種種妙談皆違心之言事事周密皆拂性之行向後無真實根脚可劄定得安望其有成也寄横溪弟

好惡與人相近言羞惡是非之知不

容泯滅後世舍獨知而求之虛明湛一却恐茫然無著落矣

答朱芝山

自謂寬裕温柔焉知非優游怠忽自謂發强剛毅焉知非躁妄激作忿戾近齋莊瑣細近密察矯似正流似和毫釐不辨離真逾遠然非實致其精一之功消其功利之萌亦豈容以知見情識而能明辨之

寄敎純之

先師謂致知存乎心悟若認知識為良知正是麗看了未見所謂不學不慮不係於人者然非情無以見性非知識意念則亦無以見良知周子謂誠無為神發

知知神之為知方知得致知知誠之無為方知得誠意來書啟教甚明知此即知未發之中矣格物二字先師以為致知之實蓋性無體以知為體知無實事物乃其實地離事物則無知可致亦無所用其致之之功猶之曰形色乃天性之實無形色則無性可盡惟踐形然後可以盡性云爾大抵會得時道器隱顯有無本末一致會未得則滯有淪虛皆足為病答陳明水

人心生意流行而變化無方所謂意也忽焉而紛紜者意之動忽焉而

專一者意之静静非無意而動非始有蓋紛紜專一相形而互異所謂易也寂然者言其體之不動於欲感通者言其用之不礙於私體用一原顯微無間非時寂時感而有未感以前别有未發之時蓋雖諸念悉泯而兢業中存即懼意也即發也雖憂患不作而恬静自如即樂意也即發也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蓋即喜怒哀樂之發而指其有未發者猶之曰視聽之未發謂之聰明聰明豈與視聽為對而各一其時乎聖人之情順萬

事而無情是常有意而常無意也常有意者變化無方而流行不息故無始常無意者流行變化而未嘗遲留重滞故無所（答王堣齋）　夫人神發為知五性感動而萬事出物也者視聽言動喜怒哀樂之類身之所有知之所出者也視聽喜怒之類有禮有非禮有中節有不中節苟密察其心之不可欺者則莫不自知之故知也者事物之則有條有理無過不及者也物出於知知在於物故致知之功亦惟在於格物而已夫隱顯動靜通貫一

理特所從名言之異耳故中也和也中節也其名則二其實一獨知也故是是非非者獨知感應之節為天下之達道其知則所謂貞靜隱微未發之中天下之大本也就是是非非之知而言其至費而隱無少偏倚故謂之未發之中就知之是是非非而言其至微而顯無少乖戾故謂之中節之和非離乎動用顯見别有貞靜隱微之體不可以知是知非言者也程子謂言和則中在其中言中則涵喜怒哀樂在其中答蘇季明之問謂知

即是已發已發但可謂之和不可謂之中又謂既有知覺却是動怎生言靜者蓋爲季明欲求中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則二之矣故反其詞以詰之使驗諸其心未有絶無知覺之時則無時不發無時不發則安得有所謂未發之前而已發又不可謂之中則中之爲道與所謂未發者斷可識矣又安得前乎未發而求其所謂中者也既而季明自悟其旨曰莫是於動上求靜否程子始是其說而猶未深然之恐其端倪微差而毫釐之間猶

未免於二之也寄雙江

来教云虛靈是體知覺是用必虛而後靈無欲則静虛静虛則明無事則虛虛則明此是周程正法眼藏可容以所知所覺混能知能覺耶夫知覺一而已欲動而知覺始失其虛靈虛靈有時失而知覺未嘗無似不可混而一然未有無知覺之虛靈苟不虛不靈亦未足以言覺故不可岐而二然此亦為後儒有此四字而為之分疏云爾若求其實則知之一字足矣不必言虛與靈而虛靈在其中虛之一字足矣不

必言靈言知而靈與知在其中蓋心惟一知知惟一念一念之知徹首徹尾常動常靜本無内外本無彼此來教以能知覺為良則格物自是功效以所知覺為良是宜以格物為工夫恐未然也夫知以事為體事以知為則事不能皆循其知則知不能皆極其至故致知在格物格物在致知然後為全功後世以格物為功者既入於揣摩義襲而不知有致知之初以致知為功者又近於圓覺真空而不知有格物之知去道愈遠矣　夫

心知覺運動而已事者知覺之運動照者運動之知覺無内外動静而渾然一體者也答王新甫　夫身必有心心必有意意必有知知必有事若有無事之時則亦當有無心無意無知之時耶身心意知物未始須臾無則格致誠正之功亦不可須臾離又焉有未感之前又焉有還須用功之疑耶答陳履旋　格物致知後世學者以知識為知以凡有聲色象貌於天地間者為物失却大學本旨先師謂知是獨知致知是不欺其獨知物是身心上

意之所用之事如視聽言動喜怒哀樂之類詩所謂有物有則孟子萬物皆備於我是也格物是就視聽喜怒諸事慎其獨知而格之循其本然之則以自慊其知答馮守

立心之始不見有時之順逆事之煩簡地之險易人之難處易處惟見吾心是非善惡從之如不及去之如探湯者方為格物苟分别種種順逆難易如彼如此則既有所擇取而順逆難易之心為之主矣順逆難易之心為之主則雖有時主宰不亂精神凝定猶不足謂

之格物何者從其好惡順逆之心也而况遇逆且難支吾牽強意興沮撓尚何格物之可言乎答沈思畏

良知無方無體變動不居故有昨以為是而今覺其非有已以為是而因人覺其為非亦有自見未當必考証講求而後傳妥皆良知自然如此故致知亦當如此然一念良知徹頭徹尾本無今昨人己内外之分也

道塞乎天地之間所謂陰陽不測之神也神凝而成形神發而為知知感動而萬事出焉萬事出於知故曰皆備於我而

知又萬事之取正焉者故曰有物有則知也者神之所
為也神無方無體其在人為視聽為言動為喜怒哀樂
其在天地萬物則發育峻極者即人之視聽言動喜怒
哀樂者也鳶之飛魚之躍以至山川之流峙草木之生
生化化者亦即人之視聽言動喜怒哀樂者也故人之
喜怒哀樂視聽言動與天地萬物周流貫徹作則俱作
息則俱息而無彼此之間神無方體故也故格吾視聽
言動喜怒哀樂之物則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曲成萬

物而不遺神無方體故也視聽喜怒之外更有何物蓋古之言視聽喜怒者有見於神通天地萬物而為言後之言視聽喜怒者有見於形對天地萬物而為言通則一對則二不可不察也答項甌東

源委與體用稍異謂源者委所從出可也謂非委則無以見源源豈待委而後見乎蓋源與委猶二也若夫知之感應變化則體之用感應變化之知則用之體猶水之流流之水水外無流流外無水非若源之委委之源源外無委委外無源首

尾相資而非體用無間者也（答雙江）　無一刻無性則無一刻無情無一刻非發雖思慮不作閒靜虛融俗語謂之自在則亦樂之發也閒靜虛融不得為未發則又焉有未發者在閒靜虛融之先乎故未發言其體已發言其用其實一知也　人心常知而知之一動一靜莫非應感雜念不作閒靜虛融者知之靜蓋感於靜境而靜應也思慮變化紛紜交錯者知之動蓋感於動境而動應也動則五官俱用是為動之物靜則五官俱不用是

為靜之物動靜皆物也閒靜虛融五官不用而此知精明不欺不減於紛紜交錯之時也紛紜交錯五官並用而此知精明不欺無加於閒靜虛融之時也動靜皆知也良知本虛致知即是致虛真實而無一毫邪妄者本虛之體也物物慎其獨知而格之不以邪妄自欺者致虛之功也若有見於虛而求之恐或離却事物安排一個虛的本體以為良知本來如是事事物物皆從此中流出習久得效反成障蔽答賀龍岡　凡兩念相牽即是自

欺根本如此不了卒歸於隨遂而已答鄭元健性無不善故良知無不中正學者能依著見成良知即無過中失正苟過中失正即是不曾依著見成良知若謂依著見成良知而未免過中失正是人性本不中正矣有是理乎答董兆時良知固能知古今事變然非必知古今事變而後謂之良知生而知之者非能生而知古今事變者也生而無私意不蔽其良知而已然則學知困知亦惟去其私意不蔽其良知而已良知誠不蔽於私則其知

古今事變莫非良知苟有私意之蔽則其知古今事變莫非私意體用一原者也

貞襄聶雙江先生豹

聶豹字文蔚號雙江永豐人也正德十二年進士知華亭縣清乾没一萬八千金以補逋賦修水利興學校識徐存齋於諸生中召入為御史劾奏大奄及柄臣有能諫名出為蘇州知府丁内外艱家居十年以薦起知平陽府修關練卒先事以待敵至不敢入世宗聞之顧謂

侍臣曰豹何狀乃能爾陞陝西按察司副使為輔臣夏貴溪所惡罷歸尋復逮之先生方與學人講中庸校突至械繫之先生繫畢復與學人終前説而去既入詔獄而貴溪亦至先生無怨色貴溪大慚踰年得出嘉靖二十九年京師戒嚴存齋為宗伯因薦先生召為巡撫薊州右僉都御史轉兵部侍郎協理京營戎政仇鸞請調宣大兵入衛先生不可而止尋陞尚書累以邊功加至太子少傅東南倭亂趙文華請視師朱龍禧請差田

賦開市舶輔臣嚴嵩主之先生皆以為不可降俸二級遂以老疾致仕四十二年十一月四日卒年七十七隆慶元年贈少保謚貞襄陽明在越先生以御史按閩過武林欲渡江見之人言力阻先生不聽及見而大悅曰君子所為衆人固不識也猶疑接人太濫上書言之陽明答曰吾之講學非以靳人之信已也行吾不得已之心耳若畏人之不信必擇人而與之是自喪其心也先生為之惕然陽明征思田先生問勿忘勿助之功陽明

答書此間只說必有事焉不說勿忘勿助專言勿忘勿助是空鍋而爨也陽明既沒先生時官蘇州曰昔之未稱門生者冀再見耳今不可得矣於是設位北面再拜始稱門生以錢緒山為證刻兩書於石以識之先生之學獄中閒久靜極忽見此心真體光明瑩徹萬物皆備乃喜曰此未發之中也守是不失天下之理皆從此出矣乃出與來學立靜坐法使之歸寂以通感執體以應用是時同門為良知之學者以為未發即在已發之中

蓋發而未嘗發故未發之功却在發上用先天之功却在後天上用其疑先生之説者有三其一謂道不可須臾離也今曰動處無功是離之也其一謂道無分於動静也今曰工夫只是主静是二之也其一謂心事合一心體事而無不在今曰感應流行著不得力是脱略事為類於禪悟也王龍溪黄洛村陳明水鄒東廓劉兩峯各致難端先生一一申之唯羅念菴深相契合謂雙江所言真是霹靂手段許多英雄瞞昧被他一口道著如

康莊大道更無可疑兩峯晚乃信之曰雙江之言是也夫心體流行不息靜而動動而靜未發靜也已發動也發上用功固為徇動未發用功亦為徇靜皆陷於一偏而中庸以大本歸之未發者蓋心體即天體也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而其中為天樞天無一息不運至其樞紐處實萬古常止要不可不歸之靜故心之主宰雖不可以動靜言而唯靜為能存之此濂溪以主靜立人極龜山門下以體夫喜怒哀樂未發前氣象為

相傳口訣也先生所以自別於非禪者謂歸寂以通天下之感不似釋氏以感應為塵煩一切斷除而寂滅之則是看釋氏尚未透夫釋氏以作用為性其所悉言者體也其曰父母未生前曰先天曰主中主皆指此流行者言但此流行不著於事為知覺者也其曰後天曰大用現前曰賓則指流行中之事為知覺也其實體當處皆在動一邊故曰無所住而生其心正與存心養性相反蓋心體原是流行而流行不失其則者則終古如斯乃

所謂静也寂也儒者存養之力歸於此處始不同夫釋氏耳若區區以感應有無别之彼釋氏又何嘗廢感應耶陽明自江右以後始拈良知其在南中以黙坐澄心為學的收斂為主發散是不已有未發之中始能有中節之和其後學者有喜静厭動之弊故以致良知救之而曰良知是未發之中則猶之乎前說也先生亦何背乎師門乃當時羣起而難之哉徐學謨識餘録言楊忠愍劾嚴嵩假冐邉功下部查覆世蕃自草覆稿送部先

生即依稿具題按識小編先生勸嵩自辭軍賞而覆疏竟不上但以之歸功張時徹然則依稿具題之誣不辨而自明矣

雙江論學書謂心無定體其於心體疑失之遠矣炯然在中寂然不動而萬化攸基此定體也與歐陽南野　良知本寂感於物而後有知知其發也不可遂以知發為良知而忘其發之所自也心主乎內應於外而後有外外其影也不可以其外應者為心而遂求心於外也故學

者求道自其主乎内之寂然者求之使之寂而常定

原泉者江淮河漢之所從出也然非江淮河漢則亦無以見所謂原泉者故濬原者濬其江淮河漢所從出之原非江淮河漢為原而濬之也根本者枝葉花實之所從出也培根者培其枝葉花實所從出之根非以枝葉花實為根而培之也今不致感應變化所從出之知而即感應變化之知而致之是求日月於容光必照之處而遺其懸象著明之大也　本原之地要不外乎不睹

不聞之寂體也不睹不聞之寂體若因感應變化而後有即感應變化而致之是也實則所以主宰乎感應變化而感應變化乃吾寂體之標末耳相尋於吾者無窮而吾不能一其無窮者而貞之於一則吾寂然之體不幾於憧憧矣乎寂體不勝其憧憧而後忿則奪矣欲則流矣善日以泯過日以長即使懲之窒之遷之改之已不免義襲於外其於涵養本原之功疑若無與也　所貴乎本體之知吾之動無不善也動有不善而後知之

已落二義矣　以獨為知以知為知覺遂使聖人洗心密藏一段反本工夫潛引而襲之於外縱使良知念念精明亦只於發處理會得一個善惡而去取之其於未發之中純粹至善之體更無歸復之期　心無定體之說謂心不在内也百體皆心也萬感皆心也亦嘗以是說而求之譬之追風逐電瞬息萬變茫然無所措手徒以亂吾之衷也　體得未發氣象便是識取本來面目敬以持之常存而不失到此地位一些子習氣意見着

不得胸次灑然可以概見又何待遇事窮理而後然耶即反覆推究亦只推究乎此心之存否　聖人過多賢人過少愚人無過蓋過必學而後見也不學者冥行妄作以為常不復知過答許玉林　知者心之體虛靈不昧即明德也致者充滿其虛靈之本體江漢濯之秋陽暴之致知即致中也寂然不動先天而天弗違者也格物者致知之功用物各付物感而遂通天下之故何思何慮後天而奉天時也如好好色惡惡臭之類是也此予之

說也格其不正以歸於正乃是先師為下學反正之漸故為是不得已之詞所謂不正者亦指夫意之所及者言非本體有所不正也不善體者往往賺入襲取窠臼無故為伯者立一赤幟此予之所憂也答九子益　夫無時不寂無時不感者心之體也感惟其時而主之以寂者學問之功也故謂寂感有二時者非也謂工夫無分於寂感而不知歸寂以主夫感者又豈得為是哉答東廓

疑予說者大略有三其一謂道不可須臾離也今曰動

處無功是離之也其一謂道無分於動靜也今曰工夫只是主靜是二之也其一謂心事合一仁體事而無不在今曰感應流行著不得力是得略事為類於禪悟也夫禪之異於儒者以感應為塵煩一切斷除而寂滅之今乃歸寂以通天下之感致虛以立天下之有主靜以該天下之動又何嫌於禪哉　自有人生以來此心常發如目之視也耳之聽也鼻臭口味心之思慮營欲也雖禁之而使不發不可得也乃謂發處亦自有功將助

而使之發乎抑懼其發之過禁而使之不發也且將抑其過引其不及使之發而中節乎夫節者心之則也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惟養之豫者能之豈能使之發而中乎使之發而中者宋人助長之故智也後世所謂隨事精察而不知其窞陷於憧憧卜度之私禁之而使不發者是又逆其生生之機助而使之發者長慾恣情蹈於水火焚溺而不顧又其下者也　良知二字始於孟子孩提之童不學不慮知愛知敬真純湛一由仁義行大

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亦以其心之真純湛一即赤子也然則致良知者將於其愛與敬而致之乎抑求其真純湛一之體而致之也若以虛靈本體而言之純粹至善原無惡對若於念慮事為之著於所謂善惡者而致吾之知縱使知之其與義襲何異故致知者必充滿其虛靈本體之量以立天下之大本使之發無不良是謂貫顯微內外而一之也　虛明者鑑之體也照則虛明之發也知覺猶之照也即知覺而求寂體其與即照而

求虛明者何以異葢觀孩提之愛敬平旦之好惡乎明覺自然一念不起誠寂矣然謂之爲寂體則未也今不求寂體於孩提夜氣之先而謂卽愛敬好惡而寂之則寂矣然乎不然乎葢孩提之愛敬純一未發爲之也平旦之好惡夜氣之虛明爲之也寄王龍溪

達夫早年之學病在於求脱化融釋之太速也夫脱化融釋原非工夫字眼乃工夫熟後景界也而速於求之故遂爲慈湖之説所入以見在爲具足以知覺爲良知以不起意爲工

夫樂超頓而鄙艱苦崇虛見而略實功自謂撒手懸崖徧地黄金而於六經四書未嘗有一字當意玩弄精魂謂為自得如是者十年矣至於盤錯顛沛則茫然無據不能不動朱公之哭也已而怳然自悟考之詩書乃知學有本原心主乎内寂以通感也止以發慮也無所不在而所以存之養之者止其所而不動也動其影也照也發也發有動静而寂無動静也於是一以洗心退藏為主虛寂未發為要刊落究竟日見天精不屬覩聞此其

近時歸根復命煞喫辛苦處亦庶幾乎知微知彰之學乃其自性自度非不肖有所裨益也　今之為良知之學者於傳習録前篇所記真切處俱略之乃駕空立籠單語似切近而實渺茫終日逐外而自以為得手也寄劉兩峯

良知非大學之明德乎明德足矣何又言乎至善至善者言乎心之體也知止者止於是也知止於是而後能定静安慮慮非格物乎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是也故致知便是知止今必曰格物是致知之功則能慮亦

可謂知止之功乎

答黄洛村

試以諸公之所以疑於僕者請之有曰喜怒哀樂無未發之時其曰未發特指其不動者言誠如所論則發而中節一句無乃贅乎大本達道又當何所分屬乎不曰道之未發而曰喜怒哀樂之未發此又一說也蓋情之中節者為道道無未發又曰無時無喜怒哀樂安得有未發之時此與無時無感之語相類然則夜氣之所息指何者為息乎旦晝之所為非指喜怒哀樂之發者言之乎虛寂二字夫子於咸卦

特地提出以立感應之體非以寂與感對而言之也今曰寂本無歸即感是寂是為真寂夫寂性也感情也若曰性本無歸即情是性乃為真性恐不免語病也性具於心心主乎內艮其止止其所也於止知其所止是謂天下同歸而曰寂本無歸性本無歸將由外鑠我其能免於逐物而襲取乎或又曰性體本寂不應又加一寂字反為寂體之累此告子勿求之見也操之則存舍之則亡夫子固欲以此困人乎同上　子思以後無人識

中字隨事隨時討求是當謂是為中而執之何啻千里明道云不覩不便是未發之中不聞曰隱不覩曰微隱微曰獨獨也者天地之根人之命也學問只有此處人生只有這件故曰天下之大本也慎獨便是致中中立而和生焉天下之能事畢矣乃曰求之於慎獨之前是誠失之荒唐也　答應容巻

誠意章註其入門下手全在實用其力而禁止其自欺十字夫使好好色惡惡臭亦須實用其力而其中亦有欺之可禁則為不謬世顧有見

好色而不好而好之不真者乎有聞惡臭而不惡而惡之不真者乎絕無一毫人力動以天也故曰誠者天之道也又曰誠無為又曰誠者自然而然稍涉人為便是作好作惡一有所作便是自欺其去自慊遠矣故誠意之功全在致知致知云者充極吾虛靈本體之知而不以一毫意欲自蔽是謂先天之畫未發之中一毫人力不得與一毫人力不與是意而無意也今不養善根而求好色之好不拔惡根而求惡臭之惡可謂苟且徇外而

為人也而可謂之誠乎意者隨感出現因應變遷萬起萬滅其端無窮乃欲一一制之以人力去其欺而反其慊是使初學之士終身不復見定靜安慮境界勞而無功衹自疲以速化耳答緒山

感上求寂和上求中事上求止萬上求一只因格物之誤蔓延至此答鄒西渠

思慮營欲心之變化然無物以主之皆能累心惟主靜則氣定氣定則澄然無事此便是未發本然非一蹴可至須存優游不管紛擾與否常覺此中定靜積久當有效答戴

伯常

心要在腔子裏腔子是未發之中　氣有盛衰而靈無老少隨盛衰為昏明者不學而局於氣也　心豈有出入出入無時者放也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動而不失其本然之靜志之正也　自世之學者不求濬其萬物一體之原使之肫肫淵淵生意流通乃懸空杜撰儱侗籠罩之說謂是為學問大頭腦究其至與墨子兼愛鄉愿媚世又隔幾重公案　所貴乎良知者誠以其無所不知而謂之良哉亦以其知之至誠惻怛莫非

天理之著見者而後謂之良也答董明建

困辨録辨中　不睹不聞便是未發之中常存此體便是戒懼去耳目支離之用全虛圓不測之神覩聞何有哉　過與不及皆惡也中也者和也言中即和也致中而和出焉故曰至其中而已矣又曰中焉止矣　龜山一派每言靜中體認又言平日涵養只此四字便見吾儒真下手處考亭之悔以誤認此心作已發尤明白直指　程子曰有天德便可語王道其要只在謹獨中是

天德和是王道故曰苟非至德至道不凝戒慎不覩恐懼不聞修德之功也　性體本自戒懼才頹惰便失性體　或問未發之中為静乎蓋静而常主夫動也戒慎恐懼為動乎蓋動而常求夫静也　凡用功似屬乎動而用功之主腦却是静根　感應神化才涉思議便是憧憧如憧憧則入於私意其去未發之中何啻千里人自嬰兒以至老死雖有動静語默之不同然其大體莫非已發氣主之也而立人極者常主乎静　或問周

子言静而程子多言敬有以異乎曰均之為寡欲也周曰無欲故静程曰主一之謂敬一者無欲也然由敬而入者有所持循久則内外齋莊自無不静若入頭便主静惟上根者能之蓋天資明徤合下便見本體亦甚省力而其弊也或至厭棄事物賺入别様蹊徑是在學者顧其天資力量而慎擇所由也近世學者猖狂自恣往往以主静為禪學主敬為迂學哀哉　問情順萬事而無情曰聖人以天地萬物為一體疾痛疴癢皆切於身

一隨其感應自然之機而順應之其曰無情特言其所過者化無所凝滯留礙云爾若枯忍無情斯逆矣謂順應可乎　辨易　至静之時雖無所知所覺之事而能知能覺者自在是即純坤不為無陽之象星家以五行絶處便是胎元亦此意若論復卦則宜以有所知覺者當之蓋已涉於事矣邵子詩曰冬至子之半天心無改移一陽初動處萬物未生時夫天心無改移未發者未嘗發也一陽而動乃平旦之好惡太羮之酒淡而和也

未發氣象猶可想見靜中養出端倪冷灰中迸出火焰非坤之靜翕歸藏育而養之則不食之果可復種而生哉知復之由於坤則知善端之萌未有不由於靜養也　寂然不動中涵太虛先天也千變萬化皆由此出可以合德合明合序合吉凶故曰天弗違觸之而動感而後應後天也何思何慮遂通而順應之故曰奉天時言人力一毫不與也　一念之微炯然在中百體從令小而辨也　止於至善寂然不動千變萬化皆由此出井

養而不窮也　易以道義配陰陽故凡言吉凶悔吝皆主理欲存亡淑慝消長處為言世之所云禍福亦不外是戰戰兢兢臨深履薄曾子之震也震莫大於生死之際起而易簀曰吾得正而斃焉而今而後吾知免夫可謂不失其所主之常不喪匕鬯也　辨心　寡欲之學不善體貼將與克伐怨欲不行同病知意必固我聲臭覿聞皆是欲而後可以識寡欲之學　一毫矜持把捉便是逆天　自得者得其本體而自慊也工夫不合本

體非助則忘忘助皆非道　集猶斂集也退藏於密以敦萬化之原由是感而遂通沛然莫之能禦猶草木之有生意也故曰生則惡可已矣襲而取之者義自外至也集義所生者義由中出也自三代而下渾是一個助的學問故曰天下之不助苗長者寡矣與其得助農不若得惰農惰則苗不長而生意猶存若助則機心生而道心忘矣　鳶飛魚躍渾是率性全無一毫意必程子謂活潑潑地與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同意　才離

本體便是遠復不遠云者猶云不離乎此也其曰不善
恐於本體尚有未融化處而不免有矜持意未嘗不知
明鏡纖塵未嘗復行洪爐點雪少有凝滯而融化不速
便已屬行　辨素　素者本吾性所固有而豫養於已
者也位之所值雖有富貴貧賤夷狄患難之不同然不
以富貴處富貴而素乎富貴不以貧賤處貧賤而素乎
貧賤大行不加窮居不損而富貴貧賤夷狄患難處之
如一則無入而不自得得者得其素也佛氏云悟人在

處一般又云隨所住處常安樂頗得此意　辨過　才覺無過便是包藏禍心故時時見過時時改過便是江漢以濯秋陽以暴夫子只要改過鄉愿只要無過機械變詐之巧葢其機心滑熟久而安之其始也生於一念之無耻其安也習而熟之充然無復廉耻之色放僻邪侈無所不為無所用其耻也　天地以生物為心人得之而為人之心生生不已故感於父子則為慈孝感於昆弟則為友恭故凡修道一涉於營欲謀為而不出於生

生自然之機者皆不可以言仁不可以言仁則襲也襲而取之則身與道二不可以言合也　辨仁　先有個必有所主之心曰適先有個必無所主之心曰莫無所主而無所不主無所不主而先無所主曰義不見所欲惡而寂然不動者中也欲惡不欺其本心者忠也非中也然於中為近欲惡之發不待推而自然中節者和也推欲惡以公於人者恕也非和也然於和為近忠恕是學者求復其本體一段切近工夫　辨神　心之生生不已者易

也即神也未發之中太極也未發無動静而主乎動静者未發也非此則心之生道或幾乎息而何動静之有哉有動静兩儀而後有仁義禮智之四端有四端而後有健順動止入陷麗説之八德德有動有静也故健順動止而不失乎本然之則者吉以之生蓋得其本體發而中節也入陷麗説静而反累於動者凶以之生蓋失其本體發而不中也能説諸心能研諸慮舉而措之天下而大業生焉

辨誠

子莫執中蓋欲擇為我兼愛

之中而執之故不合於權耳不知中無定體惟權是體權無定用惟道是用權也者吾心天然自有之則惟戒慎不覩恐懼不聞然後能發無不中變易從道莫非自然之用不然則以中而賊道者何限自堯舜之學不明往往以中涉事為若將隨事隨處精察而固執之以求所謂當然之節而不知瞬息萬變一毫思慮營欲著不得是謂後天而奉天時也若臨事而擇已不勝其憧憧非惟日不足顧其端無窮膠凝固滯停閣廢棄中亦襲

也况未必中乎　問閒思雜慮袪除不得如何曰習心滑熟故也習心滑熟客慮只從滑熟路上往還非一朝一夕之故也若欲逐之而使去禁之而使不生隳突衝決反為本體之累故欲去客慮者先須求復本體本體復得一分客慮減去一分然本體非敬不復敬以持之以作吾心體之健心體健而後能廓清掃蕩以收定靜之功蓋盜賊無主勢必解散然非責效於旦夕用意於皮膚者可幾及也　問良知之學何如曰此是王門相

傳指訣先師以世之學者率以無所不知無所不能為聖人以有所不知不能為儒者所深耻一切入手便從多學而識考索記誦上鑽研勞苦纏絆擔擱了天下無限好資質的人乃謂良知自知致而養之不待學慮千變萬化皆由此出孟子所謂不學不慮愛親敬長蓋指良知之發用流行切近精實處而不悟者遂以愛敬為良知著在枝節上求雖極高手不免賺入邪魔蹊徑到底只從伯學裡改換頭目出來蓋孩提之愛敬即道心

也一本其純一未發自然流行而纎毫思慮營欲不與故致良知者只養這個純一未發的本體本體復則萬物備所謂立天下之大本先師云良知是未發之中廓然大公的本體便自能感而遂通便自能物來順應此是傳習録中正法眼藏而誤以知覺為良知無故為霸學張一赤幟與邊見外修何異而自畔其師説遠矣

問隨處體認天理何如曰此甘泉揭以教人之旨甘泉得之羅豫章曰為學不在多言但默坐澄心體認天理

若見天理則人欲便自退聽由此持守庶幾漸明講學
始有得力處又云學者之病在於無湅解冰釋處雖用
力持守不過苟免形顯過尤無足道也究其旨意全在
天理二字所謂見天理者非聞見之見明道曰吾學雖
有所受然天理二字却是自家體貼出來而世之揣摩
測度依傍假借謂體認而反害之者多矣天理是本體
自然流行知平旦之好惡孩提之愛敬孺子入井之怵
惕惻隱不假些子幫助學者體認到此方是動以天動

以天方可見天理方是人欲退聽凍解冰釋處也此等學問非實見得未發之中道心惟微者不能及　問今之學者何如曰今世之學其上焉者則有三障一曰道理障一曰格式障一曰知識障講求義理模倣古人行事之迹多聞見博學動有所引證是障雖有三然道理格式又俱從知識入均之為知識障也三家之學不足以言豫責之以變易從道皆不免有跲疚困窮之患蓋義理隨事變以適用非講求所能備事變因時勢而順應

非格式所能擬義理事變有聖人所不知不能處非一人所能周故曰障然尚是儒者家法可以維持世教而無所謂敗常亂俗也此外又有氣節文章二家氣節多得之天性可以勵世磨鈍廉頑立懦文章又有古文時文亦是學者二魔魔則病心障是障於道故先儒常曰聖賢既遠道學不明士大夫不知用心於內以立其本而徒以其意氣之盛以有為於世者多矣彼詞令之美聞見之博議論之韙節概之高自其外而觀之誠有以

過乎人者然探其中而責其實要其久而持其歸求其充然有以慰滿人望而無一瑕之可疵者千百中未見一二可數也

明儒學案卷十七